

日竹内实著 程麻译

#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竹内实文集

第八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竹内实文集 第八卷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日〕竹内实著 程麻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竹内实文集 第八卷 / [日]竹内实著；  
程麻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10

ISBN 7-5059-5314-1

I . 比… II . ①日… ②程… III . ①比较文学—研究 ②比较文化  
—研究 IV . ①I0-03 ②G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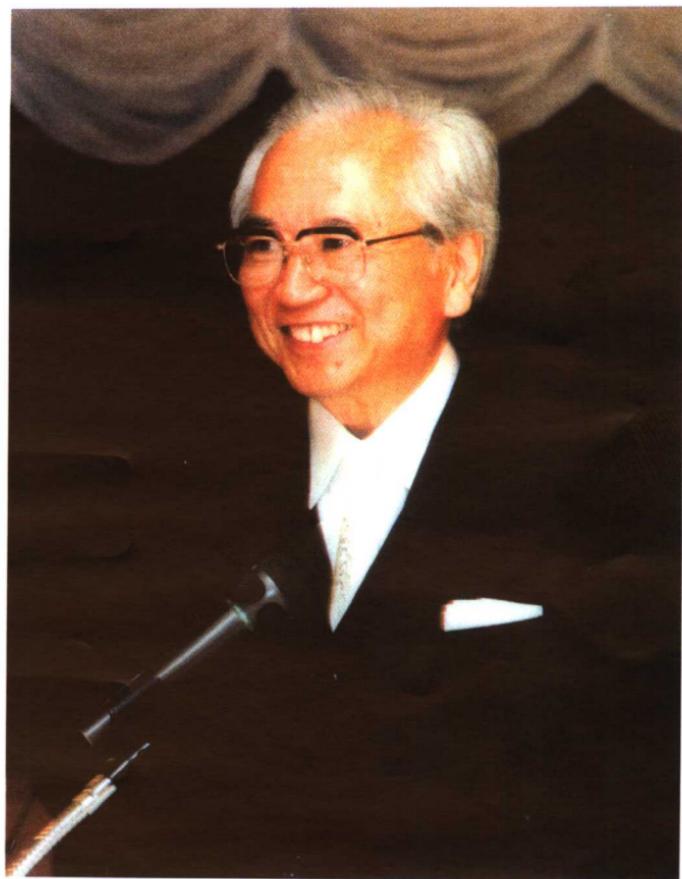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3277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1-2006-5695 号

书名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竹内实文集·第八卷
作者	[日]竹内实
译者	程 麻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姚莲瑞
责任校对	张荣祥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3 页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9-5314-1
定价	23.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作者像

此照片由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委员会提供，特致谢意！

## 《竹内实文集》 选译出版说明

竹内实是目前日本最著名的中国学家之一，被当今日本学术界称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处于开创者和泰斗的地位。

竹内实 1923 年 6 月 12 日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张店。父母原从日本国爱知县去那里以经营旅馆谋生。父亲去世后，由母亲独自支撑家业。他曾在当地日本人办的小学里读书，并从三年级起向中国人学习中文，由此为以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扎实的汉语基础。1934 年，他随母亲移居到中国东北的长春，在那里读完小学和相当于初、高中的商业学校。1942 年回日本后，进入二松学舍专门学校。在这期间，他曾因当时日本政府从在校学生中征兵而入伍，所幸因病未去前线。1946 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毕业后转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师从仓石武四郎学习中国文学。此后，他先在中国研究所作研究，继而去东京都立大学任教，同时积极参加日中友好运动。当时，他曾三次访问中国，并会见过毛泽东。自 1973 年以后，竹内实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与所长、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以及松坂大学、关西大学、中国西北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等客座教授。

竹内实是在日本战后最早开辟现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代表性

· 1 ·

学者。他立足于促使日中两国人民在真正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友好往来的宗旨,从讲授中国语和中国现代文学开始,进而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历史、文化,其关注的范围逐渐扩大,学术水平也日益受人瞩目。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到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敏锐观察,始终保持着冷静分析的眼光,以不随波逐流的批评姿态,在当时的日本学者中鹤立鸡群。此外,他在批判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及促进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等方面,也都曾因远见卓识而醒人耳目。其学术成果不仅在国内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基于在战后的中国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先后荣获日本福冈第三次亚洲文化奖和日本政府颁发的勋章。这标志着中国研究的地位在日本学术界的确立与提升。

竹内实的学术风格雅俗共赏,所发表与出版的关于中国和日中关系的论著数量惊人。竹内实一直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接受中国社会与历史进程的检验,并借以与中国人民相互沟通和交流。现征得作者同意与合作,从竹内实至今的全部著述中,选译成十卷本中文版《竹内实文集》在中国付梓。全套文集大体按照竹内实一生的学术经历,依其研究重点的先后顺序,分类编排内容如下:

- 第一卷 回忆与思考
- 第二卷 中国现代文学评说
- 第三卷 毛泽东的诗与人生
- 第四卷 毛泽东传记三种
- 第五卷 日中关系研究
- 第六卷 文化大革命观察

第七卷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追踪

第八卷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第九卷 中国历史与社会评论

第十卷 中国传统文化探究

这是竹内实全部学术成果第一次系统选译并结集出版。在新旧世纪之交，此套文集能够首先在作者研究的对象中国面世，是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一件盛事。这既可使中国学术界具体了解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状况，也足以启发广大中国民众回顾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中日两国关系的曲折变化。无论着眼于总结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成果，还是推动与深化中日之间的彼此理解，《竹内实文集》的出版，都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与历史意义。

本文集的选译工作，曾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力推动，并幸获日本卡乐比基金会襄助，还有诸多日本朋友从精神与财力上加以支持。这套文集，称得上是中日两国各界人士共同心血的结晶。借此《竹内实文集》出版之际，一并向曾经关注与帮助过这一工作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选译者

2001年4月

## 竹内实自序

这套文集里收录的文章，全都与中国有关系。

由于程麻先生的努力，自己的拙劣文字如今能够以成套文集的形式在中国出版，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自己想象着这套文集摆放在书店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情景，心中充满了喜悦。特别是想到将来在中国各地书店里看到它们的样子，我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人，觉得无上光荣。

这套文集的出版，是程麻先生关于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此事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为此，我对以李铁映院长为首的该院各位先生深表谢意。

也应该提到卡乐比日本研究基金。这一基金会以卡乐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松尾聰为委员长，与北京大学合作，在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顾问委员会王学珍主任的指导下，承担着该校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以及培养研究日本的人才的部分任务。我曾追随卡乐比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松尾康二与经理中田康雄先生之后，微效薄力，同时也深受基金会活动的启发与恩惠。

此外，该基金会事务局林振江、丸井宪、林光江、坂井泰子和古市雅子诸位人员，也都付出过莫大的辛苦，借此向以上各位的友谊与指教表示感谢，并对他们深表敬意。

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在中国教育部的支持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内设有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我曾被委派作为该中心日本方面的主任教授，与中国方面的原主任严安生、主任徐一平合作，并得到国际交流基金驻北京事务所所长小熊旭的照顾。

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负责文化工作的桥本逸男先生曾力劝我承担这一工作，并对自己在北京滞留期间的研究给予过褒奖。这里也应对各位先生的合作与照顾表示谢意。

同时，借此机会还应该向日本的日中关系学会，特别是会长中江要介（原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理事川西重忠（德国柏林大学客座教授），以及现代中国研究会的吉田富夫（会长，佛教大学）、河田悌一（关西大学）、北村稔（立命馆大学），在东京相当活跃的小岛朋之（庆应义塾大学）、德冈仁（城西国际大学）诸位教授，还有对出版这套文集给予鼓励的中村公省（苍苍社）、林建朗（岩波书店）等先生，致以敬礼。

自己也应该高兴地向最早推动出版拙著《中国的思想》的熊谷健二郎（角川书店）先生，报告本套文集面世的消息。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她的研究，犹如在长长的隧道里摸索着前进。而每当我有这样的感受时，品茶会总是能给自己注入新的活力的地方。我愿意在这里，再次对平素亲自给自己以教诲的日本茶道武者小路千家掌门人千宗守（佛号不彻斋）深致感激之情。这套文集中的某些文章，便反映了在品茶会上受到的启示。

当此文集面世之际，无疑还要感谢承诺首批出版前四卷，并将陆续印完全套书的中国文联出版社。特别是对曹利群、孙国勇先生的帮助，更是铭记不忘。

最后，我则想向那些会看到这套文集的陌生读者，尤其是中国的读者们所抱的挚爱之心，道一声谢意。以前幸蒙读者们的

热心与聪颖，自己的著作总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在这里应该多说一句的是，即自己在日本，并非是中国研究方面的“第一人”，也不是什么“泰斗”。以前在讲演之类的场合经常这样介绍，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虽然如此，我却不打算对中文版文集的选译说明做什么改正，这是基于尊重选译者程麻先生个人的独自见解的想法。

我很希望自己成为“战后日本的中国(现、当代)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中一个被认识与被分析的对象。因此，我这些拙劣的文字，难免要作为这一领域的例证并被提及(尽管感到有些羞愧)。自己不过像是科学实验中必须要使用的一只小鼠似的，应该欢迎批判甚至是叱责。

竹内 实

2001年5月21日

##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内容简介

竹内实尝试日中文化比较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在日本语与中国语之间》、《中国语和日本语的特点与思考方式》等文章中,通过对照日本语与中国语的异同,提出了日本语是“软性”、“潮湿”的,而汉语则显得“硬质”和“干燥”的观点。这一道前人所未道的看法,在当时相当新颖,既为文学翻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在认识日中文化的差别方面有所深化。此外,还有《组织与现实感——日本和中国的比较》、《日本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等比较文化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前者以比照的方法突现了批判胡风与丁玲等中国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坛上的独特性,后者则梳理了日中两国现代进程的不同路径与各自的利弊,预见中国通过走“群体解放”的道路,有可能超越日本追求“个体自由”的社会境界。这些论述尽管尚嫌粗略,但突破了狭隘的国家与民族视野,显示出了跨文化研究的新观念。

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竹内实始终关注鲁迅作品和外国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如本卷收入的《鲁迅与果戈理》、《鲁迅的日本文化与文学观》等。此外,他还涉猎到日中两国在古典诗歌或俳句之类文学体裁的因缘问题。对于其他日中文学关系问题的比较分析,他也很感兴趣,如《谷崎润一郎和中国》。

到八十年代以后，竹内实的比较文化研究领域更加扩展，其中包括了饮食、茶道、政治、社会以及民间习俗等诸多侧面，其代表作有《中国的礼节与日本的规矩》、《饮茶史话——茶文化之旅及其考察》、《从中国近代史看日本的近代》、《饮食与权力——日、中、法文化比较》、《老子、庄子与基本粒子——中国古典和日本关西》、《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与茶道》等等。这些文章既旁征博引，又意趣盎然，称得上雅俗共赏，情文并茂。

本卷中篇幅最长的论文是《金印之谜》。作者在二百多年前发掘于日本九州志贺岛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中，发现了印文“汉”字里刻有的独体“火”字，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在古代日中两国之间的传播。这不仅在日中考古学界具有创见性，而且从海上交流的视角重新阐释了日本古代历史，是近年兴起的“海洋史学”领域里相当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同时显示了比较研究方法的扎实进展。

## 作者前言

本卷收录的论文应该称之为比较文化论。

依赖编译者程麻先生多年的摸索与编译，使本卷的内容与以前各卷一样丰富多彩。其题材之广泛，即使作为作者的我，在看过目录之后也觉得有些惊讶。

内容虽然丰富，可主要还是以日本与中国的比较为中心。我当然关注中国，但并不局限于中国，同时也着眼于日本并注意将二者加以比较。这大约是因为，在我看来，日本同样也像是外国。我觉得，应该如同了解中国一样去理解日本。

如果是生于日本并在日本长大的人，其不会想到要重新认识日本，日本是很容易理解的。而我出生于中国，并且是山东省的一个农村小镇，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对于我来说，所谓日本的知识最初都是从教科书上学到的。

日本社会有排他性的特点，如愿意找别人的毛病，并喜欢谈论此类话题。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最近很流行，电视节目和古装影片都在放映，其中便有邻近的家庭妇女们不断相互传递着一家主妇的坏话的场面。虽然那个成为别人谈资的主妇对此无动于衷，可她显然会有一种疏离感并会觉得相当烦恼。

任何社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其恐怕并非只是日本社会所

特有。眼下自己并未遭到周围人的排斥,但从客观观察社会的角度来说,日本社会大约确实就是那种样子。

我曾经觉得,仿佛所乘的船沉没了,从船上逃离以后,自己在无边的大海上漂浮着。日本就像那无边的大海,连一点可依赖的东西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以前就曾有过。日本有父母的兄弟姐妹,我也始终受到他们的照顾。不过,因为并非是从孩童时代一直与他们亲切交往,相互之间并不太热情。特别是像舅舅、伯父,虽然非常喜欢我,可伯父却经常批评其弟妹也就是我的母亲,对此我很不高兴。另外,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是与伯父的家人在同一个饭桌上,我的吃饭方式便会受到指责。我希望着,最好能够在吃饭时让我吃得痛快一点。

伯父称得上是我接触日本社会的开始。不能不说,日本社会确实让人觉得不很轻松。

在山东省时,我曾进入过小学,但那个小学是为教育日本侨民的子女设立的,连一个中国儿童也没有,也没有一个日本孩子到中国的小学校里去上学。

在那所小学校里,使用日本文部省编纂的“国定教科书”。无论是国语、历史还是算术(数学),全都是“国定教科书”。到了日本的祭日或者节日,也同日本的小学校一样举行仪式。祭日或节日时,还要集中在礼堂,向天皇的肖像照片(被称为“御真影”)行最隆重的礼。然后,再低头听校长朗诵《教育敕语》。而到解散的时候,则可以分到日本点心“馒头”(并非是中国式的馒头)。红、白色各一个,总共有两个。

在听《敕语》的时候,孩子们大都在抽着鼻涕。当时,许多孩子的鼻子都有病(尽管不是什么重病),常流鼻涕。一低头,鼻涕便会溢出来。——写到这里,不知道当年张店日本小学校的“御真影”是否还在?我打电话问妹妹,回答说“御真影”还在。

毕竟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因此头脑里还是觉得自己是“日本人”，还听到过“忠君爱国”的教训。然而，现在想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所谓的“爱国者”。

按照如今的说法，作为日本人，应该受到过所谓“认同感”(identity)的冲击。自己所接触的自然、山川草木是中国的大陆，而教科书上的内容却是日本列岛的自然。山东省并没有水田，也不种植稻谷，但我却知道水田和稻谷，也了解所谓“二百一十天”<sup>[1]</sup>的说法，即在秋天经常会有台风吹来。

日本人当然住得都很分散。由于孩子们并不相互来往，也不明白日本人集会究竟是什么情景。知道在迎新年时要“捣年糕”，可并没有见过。不过，却在新年吃过年糕，好像是在什么地方捣好了的。

到日本来的中国人，在春节时似乎都要包饺子。过去在中国的日本人，也要那样迎接新年。在中国的日本侨民，自然并非全都过着日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也并非中国人都不理解，只是他们缺乏访问中国人的家庭，以及造访中国人等交流性的活动。

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加以比较，我在两方面的知识都显得缺乏。移居京都以后，我觉得那里是认识日本的好地方，而注意学习茶道，却并非仅仅是为进一步了解日本。

我不太喜欢“有用”之类的说法。我不过是感受到茶道的魅力，才去注意学习的。另外，茶道只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由此认为，茶道是日本文化的全部。

说到比较，应该对两个方面都有所了解。而所谓理解两方

---

[1] 按照日本民俗，从立春到9月1日共有210天，此间正是中稻的开花期，但也是经常刮台风的时期，农民视这段时间为忌日。

面的“理解”，实际上应该尝试着去体味它们，而不仅仅是从外面观望便为其贴上标签。当然，在瓶子的外面贴上标签也是必要的，其多少可以反映瓶里的内容。打开瓶盖，应该能够逐渐明白其中的内容。

学术界存在着流行词汇，有时候也创造出新的用语。不过，这些用语过些日子也会不再流行，它们又被忘记了。由于存在着标签，为了认识其内容，必须考虑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也是比较的工作之一。

要理解事物，应该喜欢它，当然也可以厌恶它。

从事文化研究，应该在自己心中怀有向心力或者离心力。首先要喜欢它，但由于并非是全部都喜欢，在向心力之后还要有离心力才行。

在我看来，向心力与离心力都应该发挥其作用。

自己内心处在如同分裂那样的矛盾状态。这一矛盾其实相当重要，它应该是一种动力。

关于中国文明与文化，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和论述，但不好说一切都清楚了，早已把其中的魅力道尽。与日本文化进行比较，还会发现新的疑问，反过来也将发掘出其中的真谛。如果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来看，日本文化还是一个谜。能对这两方面进行比较，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 目 录

作者前言	( 1 )
在日本语与中国语之间(1958年4月15日)	( 1 )
组织与现实感(1958年8月1日)	( 12 )
——日本和中国的比较	
使命感与屈辱感(1960年2月10日)	( 23 )
——文学中民族对于战争的责任的观念	
“铜锣美学”的启示(1960年11月1日)	( 74 )
——亚、非的文化与文学	
日本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1961年6月15日)	( 83 )
“中苏争论”与亚洲和非洲(1962年4月1日)	( 109 )
鲁迅与果戈理(1966年3月20日)	( 121 )
——两篇《狂人日记》	
田冈岭云与中国(1969年11月)	( 129 )
中国语和日本语的特点与思维方式 (1972年2月5日)	( 133 )